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理想未成空留遺憾

日記裡，
倪蔣懷描述著他的美術館藍圖，
他以倪氏祖籍地號「寶峰」命名，
預計在老師石川欽一郎喜壽時開館，
然而病魔的催促，
卻讓理想空留遺憾。

成立美術館的理想

或許是自一九三六年後身體不佳，促使倪蔣懷想要盡快完成他的理想。他認為台灣美術發展最大的困難是文化發展不夠全面，人文的美術涵養不夠，雖然自三〇年代起經濟教育穩定成長，使得畫壇有多元的發展，但是仍缺乏美術館與美術學校。美術學校並非倪蔣懷個人能力所及可以成立，但美術館卻是比較容易可以完成的理想，所以他努力地想要達成這個醞釀已久的夢想。

●在畫壇的至友陳植棋過世，石川先生

返日，赤島社又因陳植棋的去世而於一九三三年宣告解散。諸多因素的影響下，自一九三六年生病後的倪蔣懷便傾向贊助與參與基隆地區的書畫活動，繼之而起的台陽展他已不再參與，家裡的座上客也多是基隆地方的藝術家，而新竹擅長詩、書的張純甫先生與倪蔣懷甚有交往，與倪蔣懷書風相近的書法家曹秋圃更是往來甚密的常客。另外還有基隆高女教師日籍東洋畫家村上無羅（即村上英夫）也常至倪家走動，在倪蔣懷過世前兩年，由其指派所任教的基隆高女學生，每日至倪家整理日、華藝術家資料，擬出版一本《日華藝術家事



倪蔣懷晚年與子孫合影的全家福。

典》，可惜未完成。

●另外，倪蔣懷也準備了三萬圓蓋美術館，他一直在台北市中心附近找地，並親自到日本觀摹訪問。他在日記中詳載他的美術館藍圖，館名為「寶峰美術館」，他以倪氏祖籍地號「寶峰」為名，預計在老師石川欽一郎喜壽「七十七歲」之時，即為一九四七年成立，預定地點一為倪氏富田町祖厝（即今台大校園內），二為大和町（即今開封街一帶，接近文廟），三為台北市內繁華地帶。美術館建築為兩層，展覽室規劃有展示石川欽一郎作品的專室，另一為日本水彩畫家作品的專室，三為當代年輕畫家作品的專室，四則開放供藝術家申請個展使用的專室。

●一九三八年六月，倪蔣懷為醞釀已久之美術館成立事宜，帶藍蔭鼎親至日本向石川欽一郎、真野紀太郎請益，足見他慎重的態度，同時他也要求已在他礦場工作的洪瑞麟，協助他美術館成立的

相關事宜。

●在倪家大廳掛著一副倪蔣懷所書之對聯「金玉非寶，藝術乃是至寶」，「心靈無形，藝術即其象形」之對聯墨寶，倪蔣懷常指著對聯說，這是我一生的事業。

●洪瑞麟說：「過去我在礦場工作後，會和陳德旺到田寮河邊的大宅找倪蔣懷聊天，他會馬上拿出酒來請客，但自己不喝，卻一個人坐到一旁去，非常寡言。不了解倪蔣懷的人，或許會以為他不愛交陪，但熟識他的人看法就不相同。當年他和陳植棋見面時，差點頭都要碰在一起，兩人談話非常投機，這兩位志同道合的好友，如果壽命長，一定會對台灣美術界產生力量。」

●倪蔣懷的三子倪侯德說：「我父親平常看起來很嚴肅，只有畫家朋友來訪時，才有說有笑，飯不吃也不要緊。他做人個性正直，不會虛誇，和日本人談生意，也是公事談完就走，也不會喝酒

交際應酬，所以做生意較吃虧，但是也有很欣賞他、信任他、尊重他人格的人，所以在當時是人人尊敬的仕紳與實業家。」倪蔣懷的人格有農夫的踏實純樸，但更有士儒淡泊名利維護道統的使命感，他為人謙虛，不計較名位，每一次準備開畫展，他特別照顧後進，總是把自己的畫掛在不重要的所在，而年輕畫家還會爲了搶不到好位子而不爽快。



倪蔣懷自書表達他心境的一幅對聯

積極搜購藝術品

●爲了充實美術館，倪蔣懷的確在一九三五年後積極搜購中、西藝術作品。除了過去至日本參觀展覽時，利用機會購買日本年輕畫家的得獎作品外，而與他往來甚密的日本水彩畫家作品亦多，如真野紀太郎、石井柏亭，三宅克己、古賀春江、高橋由一、望月省三，大下藤次郎等皆有。在日本參觀訪問時亦曾購得表現主義大師孟克的版畫，以及日本傳統的浮世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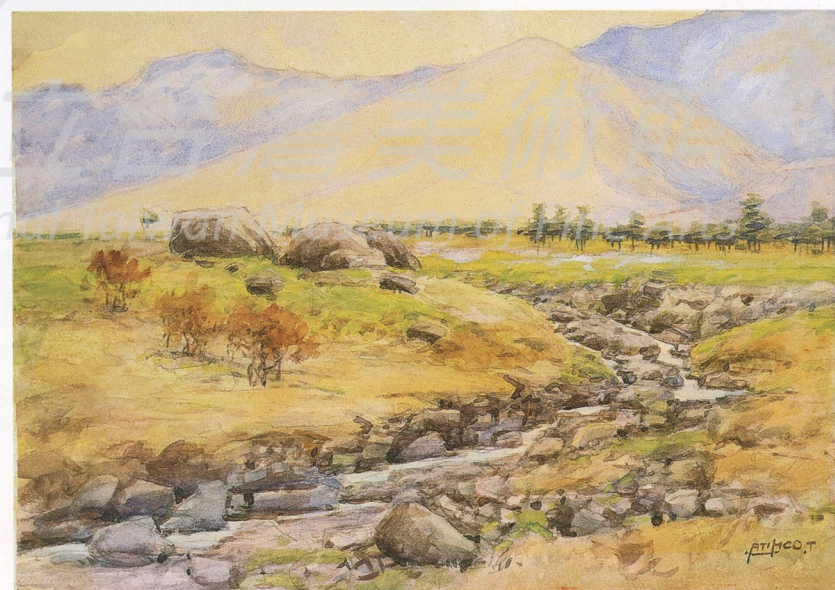
●雖然倪蔣懷堪稱受日本西式教育的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接受現代化教育，從事需要科學機械的採礦工作，熱衷英國式水彩畫法，身著英式西服，但他對中國漢學詩文與書畫孺慕，卻留著父親的血液，所以在他的理想中漢文與書畫不會消失在他的心中，與西洋現代藝術有著同等的份量。

●他曾經收藏的書畫，中國方面有歷代

大師的名畫墨寶，特別像是唐朝顏真卿、元朝趙子昂、明朝倪元璐、董其昌、清朝吳昌碩、趙之謙、沈銓、戴熙等都在他的收藏之列，這些古書畫與他

歷經十年收購的石川作品，都由他基隆高女畢業的四女清蓮幫他登錄。

●然而以當時僻居台灣，想要瞭解中國傳統書畫實在不易，所以大部份的收藏



這兩幅水彩畫為倪蔣懷收藏的日本畫家大下藤次郎作品
25×36公分

倪蔣懷的書畫收藏

根據一九六四年基隆市謎學研究會出版的《雨港春燈》一書中，刊載倪蔣懷生前收藏完好的中國書畫，其中有清朝陸潤庠、謝曦大、洪作舟、羅牧、沈銓、薛宣、蔣溥、湯祿名、黃山壽及明朝倪元璐的作品。日積月累地收藏總計不下千餘件之多，其中他最喜愛唐朝顏真卿、元朝趙子昂、明朝倪元璐、董其昌、清朝吳昌碩、趙之謙、沈銓、戴熙等人的作品。



倪蔣懷長年收藏老師石川欽一郎的水彩畫作，歷經戰亂仍完好保存著。

都是透過來台的閩南書畫販子購得，或直接買下許多來台的閩南書家作品，在日記中倪蔣懷便提到要買福建書家楊草仙的字，因太貴而作罷。爲了充實美術館的收藏，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他還親自搭乘香港丸赴廈門搜購中國書畫，希望能有所收穫。此行他在二女婿的接待下，並與台灣畫家張萬傳會面，停留約八天之久，購得一些書畫，也完成了許多廈門風景的作品。

●倪蔣懷平日生活節儉，對於錢財使用非常謹慎，但惟有贊助展覽活動及購買藝術品，毫不吝嗇且十分慷慨。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即倪蔣懷逝世前四天，有來自台北的字畫商登門求售中國山水，他在病床中，神志彷彿，視線昏迷，只是內心清楚，以微弱的聲音呼人將兩幅山水畫掛於床前，凝視很久心中仍喜愛，請夫人照價開支票給他，倪夫人以其病在垂危，買此何用，一再勸阻，俟病癒後再說，倪蔣懷搖頭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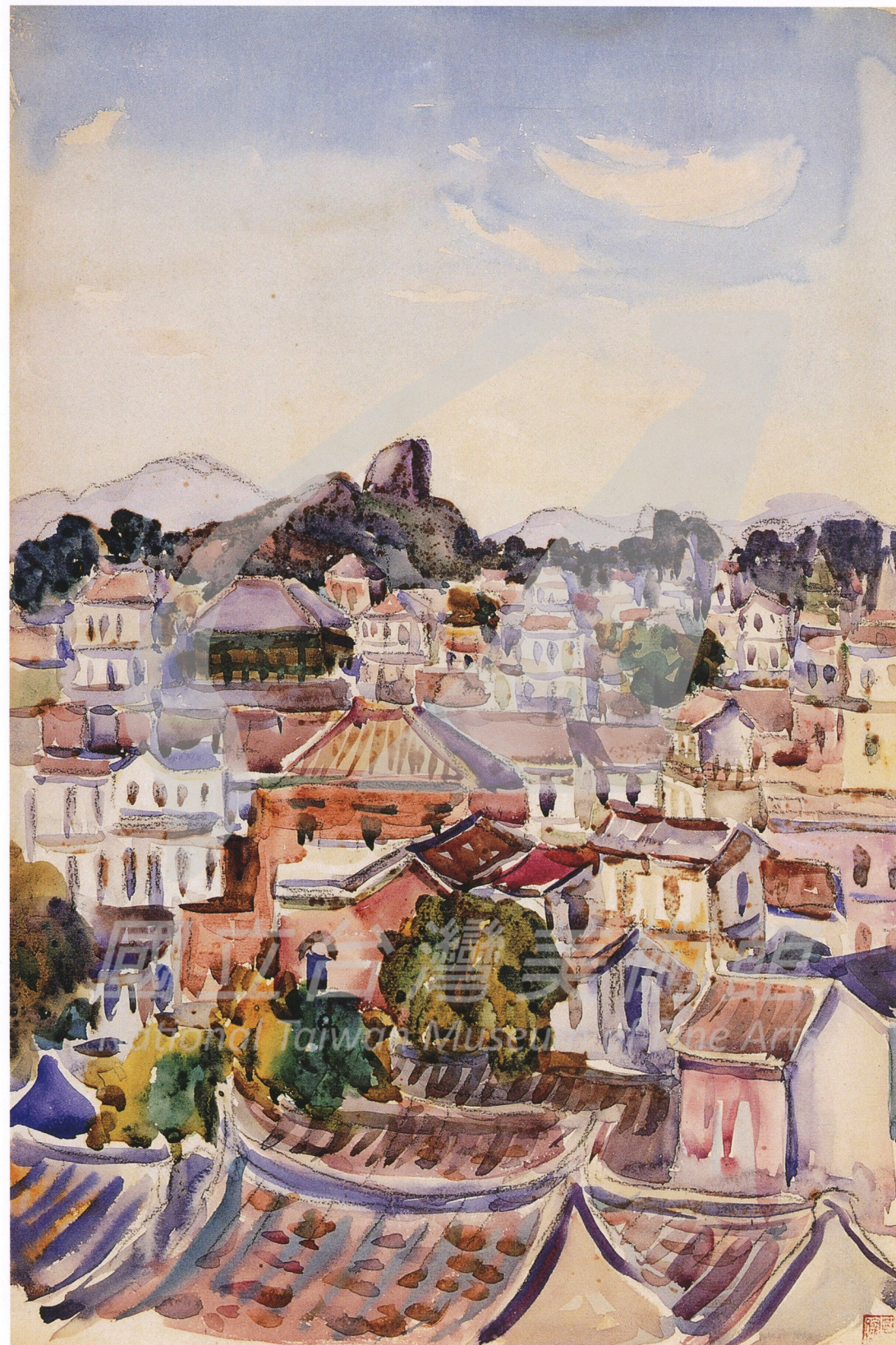
夫人不敢違背，仍以九百六十圓高價買下兩件作品，當時老師月薪不到五十圓，足見其對藝術品的執著，沒想到四天後他竟與世長辭。

●現在再來檢視倪蔣懷收購的六、七百件之中國水墨作品，家屬說實際約有這麼多，但是膺品居多。在二次大戰時，倪夫人及長女等家人，爲了保護這批辛苦搜集的藝術珍品，背負這些捲軸，每日自基隆田寮港宅邸，步行大半天才至倪夫人娘家的鯨魚坑祖厝，以躲避轟炸。鄉下鄰人議論紛紛還以爲數量那麼多的捲軸是豪富之家的綾羅綢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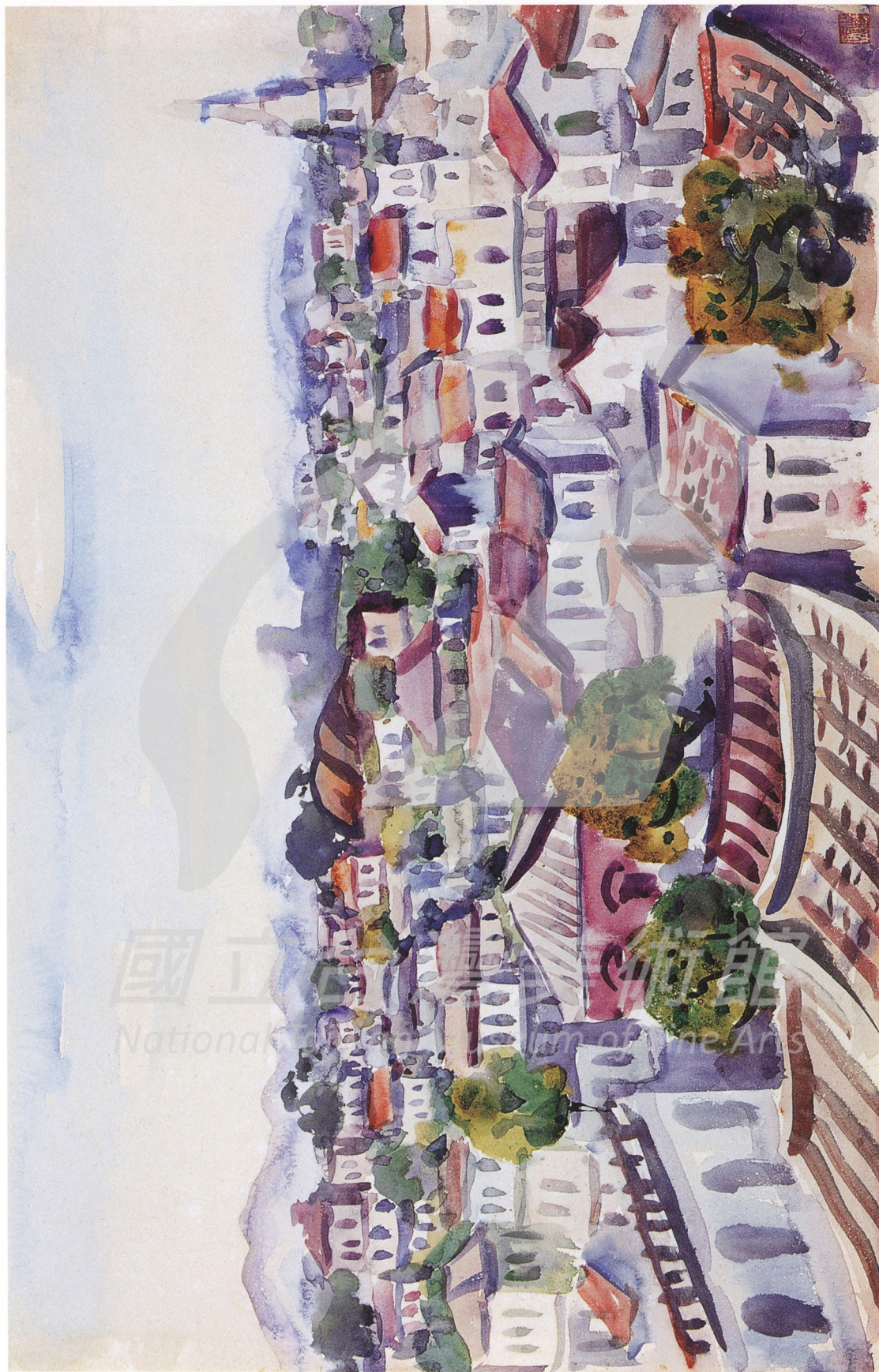
●但不幸鯨魚坑顏家祖宅潮濕，所以在不注意的情況下，中國水墨作品全遭白蟻蛀壞毀損，至今留存的作品有限。但老師石川的作品是倪蔣懷生前最珍惜的，因此在家人極爲審慎的顧照下，至今仍保存完好，這批作品在倪夫人與家人嚴格保護下既沒有褪色，也沒有遺失，成爲珍貴的文化財產。



倪蔣懷 廈門町裡 1939 水彩・紙 48x32公分



倪蔣懷 俯瞰廈門 1939 水彩・紙 48x32.5公分



倪蔣懷 遠眺廈門 1939 水彩·紙 32.5x48公分

1940「五二七事件」發生，瑞三礦業負責人李建興以通謀罪遭日人逮捕，禍及兄弟、員工達百餘人。

五二七事件的牽連

●一九四〇年，是七七事變後中日戰爭的第三年，日本人積極南進，所以對台灣的資源更加速剝削，對台灣人民的管制也日益嚴格。為了增加台灣人民對日本祖國的認同以「皇民化」運動為名，採取諸多強硬措施。同為礦業名士的李建興，對於日本人「皇民化」運動，並不積極，所以日本警察以他與其弟兄、員工，有密謀反叛日本帝國政權為名拘捕他們，被稱為「五二七思想事件」。

●日本警察指稱他們將台灣復歸中國統

治為目的秘密結社。並勸誘同志加入結社，還派人視察日本國內及中國內地之情勢等罪名。五月二十七日將李氏昆仲與公司員工兩百餘人逮捕，後以通謀祖國罪判刑十二年入獄。其父憂急而逝，其三弟建炎、長女婿黃奕淮及重要員工林連處死者七十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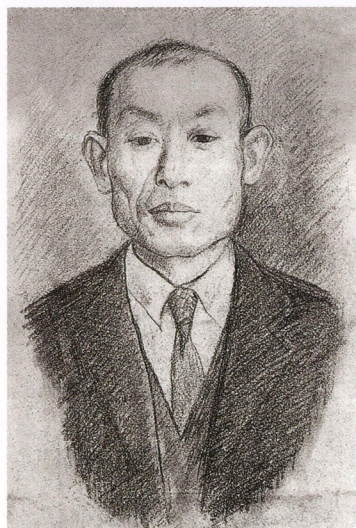
●倪蔣懷小李建興三歲，李建興曾為倪父的門下弟子，兩人又是礦業同行，同為社會精英。雖然倪蔣懷並無密謀結社之實，但在一九四一年仍被日本特高刑事盤問，並且被拘禁一天，為求自清，提出並無與李建興結社之證據，而將日

礦業同行—李建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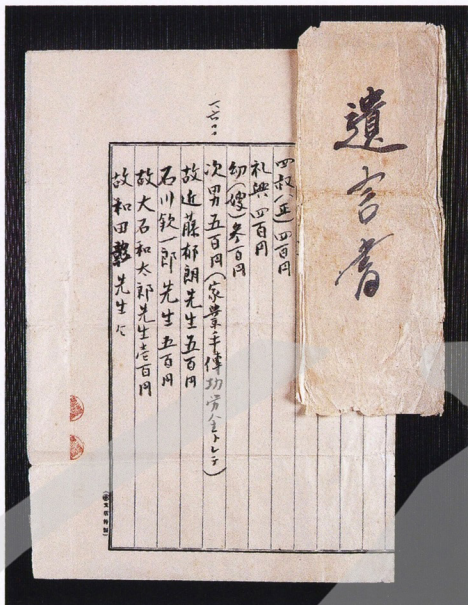
生於一八九〇年至一九八〇年，祖籍泉州安溪，入台後居住平溪，幼時受倪蔣懷之父倪基元漢文教育，之後也在平溪從事漢學教育工作，本從事農業，因災害欠收而於一九一八年進入猴硐承包煤礦，初始時因不通日語受日人與通日語的人排擠，因此發憤向學精通日語。爾後因日語流利而於二十六歲時進入猴硐基隆炭礦株式會社工作，為人誠實受日本人信賴，而棄農從商。一九三四年成立瑞三炭礦，幾乎承包日人在猴硐的炭礦工作，一九四〇年因不積極參與皇民化運動而被日本人指控為間諜罪，被捕入獄俗稱五二七思想事件。戰後為瑞芳第一任鄉長，也熱心資助社會、廟宇公益事業。



瑞三礦業負責人李建興（前排右三）光復後與時任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前排右四）合影，攝於一九四九年。（瑞三公司 提供）



洪瑞麟應倪夫人要求，以粉彩為倪蔣懷畫像，懸掛於追悼會會場。



倪蔣懷 遺言書

倪蔣懷在病危之際，仍振筆寫下四頁的遺言書。遺書中除將遺產分配妻兒外，受教過的恩師無論在世抑或亡故，子女就讀的學校，及員工均在分贈之列，思慮周詳。對於他一生的藝術收藏，他特別交代要全數留作美術館展出。

記全數交給日本憲兵隊檢閱，終於獲得澄清，但歸還之日記只剩數本，即本文得以參考的珍貴資料。

●一九四〇年發生的五二七事件使得人心惶惶，倪蔣懷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時因腎臟病而遠赴日本大阪帝大醫院求治，被醫生宣告只有三個月的生命，十二月一日由就讀日本大學的長子倪侯太陪同返台，一週後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台、日之間的航船停止。長子侯太無緣完成學業，也因戰爭開始，基隆頻遭轟炸，使得一切藝文活動也告停止。然而於此混亂之際，臥榻病床的倪蔣懷，翌年仍以過去完成的「台灣風景」

一作出品第二十八屆日本水彩畫會。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倪蔣懷終於難以抵擋病魔催促，而於家中去世，享年五十歲。出殯時應倪夫人要求由洪瑞麟以粉彩素描為其造像成為遺像，追悼會場面浩大，基隆地區人士皆前來弔唁祭拜，懷念這位為人正直、平實，熱心藝術，樂於贊助的礦業家與藝術家。這位熱愛藝術的台灣美術開路先鋒，默默耕耘，不計名利，成就別人的精神令人敬仰。

●倪蔣懷贊助藝術，推動台灣美術發展，在文化歷史上貢獻極大。而他個人的創作，由於生性溫良謙虛，不喜應酬



一九四三年
倪蔣懷追悼會會場

表現，故社會人士至今仍難窺其貌，所幸他在世作品創作數量極多，雖然一九二九年曾因日本憲兵突檢，而連夜燒毀許多沒有「基隆要塞司令部檢查濟」戳印的作品，再加上二次世界大戰時損毀的作品也不少，但總計尚有兩百多件存世，供後人研究，使得倪蔣懷的創作世界得以再現。除此之外，最可貴的還是留存的倪蔣懷日記，然而受到李建興「五二七」事件的牽連遺失數冊，成為難以彌補的遺憾，使得台灣美術研究的部分疑點成為不解之謎。

●倪蔣懷與其恩師石川欽一郎一直交往

甚密，書件往返相當密切，當中對推展台灣美術所懷有的理想，以及創作上的技法、觀念等皆有所討論，但在倪蔣懷逝世後，適逢二次大戰，家屬在將書信整理之後全數妥善收納，然而卻因大宅遭到轟炸而全毀。而曾與之交往的台灣畫家如陳植棋、李石樵、張萬傳等人的作品，亦同時毀於戰事，成為研究台灣美術的遺憾。但是所幸家屬承繼倪蔣懷對美術品，對石川先生的敬重，基於對先父的懷念，在經歷大戰之後，仍悉心收藏維護大量狀況良好的作品，所費心血不禁令人感念。



雕塑家張子隆為倪蔣懷塑像（張子隆 提供）

不計名利風範長存

●一九九五年基隆市立文化中心成立十周年慶，以「倪蔣懷百年紀念展」完整呈現在基隆落地生根，逝世於基隆的倪蔣懷其藝術人生，雖然是地方的文化中心舉辦，展覽新聞卻上全國藝文版頭條，吸引台北與各地的記者、收藏家及藝術愛好者前來觀賞，可見他之於台灣美術的重要性。這是倪蔣懷作品的首次

公開個展，因場地侷限僅展出五十多件作品，是台灣美術史料的重要展出。一九九六年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行「藝術行腳——倪蔣懷作品展」，再展出其一百餘件作品，讓世人目睹日治時期的台灣風貌，並瞭解其個人風範與歷史地位。

●一九九九年，當時的台北縣長尤清，在各鄉鎮地方樹立許多為地方付出或值得紀念的先人，倪蔣懷被選為瑞芳鎮的代表人物，由雕塑家張子隆為其塑像，樹立在瑞芳國小校園內，讓瑞芳子弟瞭解瑞芳曾經有一位為台灣美術貢獻良多，對台灣美術懷有使命的典範人士。

●然而這個塑像卻不見容於在瑞芳同樣以礦業起家的實業與政治家族後代，而被迫他遷，倪氏家族並沒有抗議，因為他們理解倪蔣懷生前以個人財力竭誠推動美術教育，經常贊助後進深造或展覽，支持畫會活動，一生隱於光彩耀目的畫壇幕後，從未想要沽名釣譽，因此相信他應該不會介意這種事情。



洪瑞麟 倪蔣懷畫像 1948 畫布·油彩 47.6x55.9公分

倪蔣懷過世後，洪瑞麟於五年後完成這幅紀念畫。畫中倪蔣懷身後一片祥和景色，破雲而出的曙光照在靜謐的大地，雲端的天使，一手拿十字鎚，一手持畫筆，帶著倪蔣懷牽繫一生的煤礦事業與美術理想，祥和而寧靜地遠離人世。摯友的真詮詮釋，為倪蔣懷奉獻一生的藝術情懷作了最好的註腳。